



凡塵曉遇  
專欄

# 喝酒的人，淡淡想念

□李曉

人到中年，我对酒肉饭局的聚会热情，已大不如从前，少有随时迈开脚步忘情投入的激情了。甚至我与一些老友之间的往来，也大多是在微信朋友圈里懒洋洋地靠点赞来勉强维系一下了，这友谊绽放的新芽啊，遇到枯木了。

有时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亲人之间血脉的凝聚，其他都靠啥来保持呢？有一次我与几个老友相聚时感叹，人到中年，很多人都走散了，不再需要刻意去追回来，用网络语言就是要学会“断舍离”。我又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其实是靠利益的相互输送才能长久，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有人问，啥是精神利益？我回答，就是彼此之间的能量互补传送，比如在一起有交流的放松愉快，让彼此的精神愉悦起来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输送。有一段时间，一个朋友遇到了家庭的变故，常找我倾诉衷肠，寻找人生的解药。但后来，这个人失眠严重，三更半夜也给我打来电话，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灰色情绪，我被他当成消极情绪的垃圾桶了，受他的干扰，自己的人生也快抑郁了。后来，我果断与他淡了往来。因为自己的人生，你得去负责经营，别人当个旁观者，偶尔扶你一把，或者会心一笑就算善待了。

这些年来，我与一些人来来往往的关系，其实说穿了，也就是面对吞下几口老酒的关系。杯盘狼藉觥筹交错以后，又等待下一次相聚。孙老大，算是与我喝了30多年酒的老友。我在县城一家馆子里，痛痛快快地喝下一大杯白酒，就是靠孙老大的拍手鼓舞，几口就豪情吞下的。孙老大喝酒，更是耿直，他的喉咙如漏斗，一杯白酒被他咕噜噜吞下。有一次，我见孙老大连喝两杯高度白酒，他鸭子吞食一样，喉结急促地鼓凸了几下，他被呛得满眼是泪。但孙老大这个人好面子，他给自己打圆场说，遇见老朋友，心里激动，眼泪都情不自禁流出来了。

我丝毫不怀疑孙老大对友情的看重，朋友间稳稳当当的友谊，都被他的仗义慷慨维持着。很多次喝酒，孙老大还没等我们吃喝完毕，就假借上卫生间迈着踉踉跄跄的脚步去前台悄悄结了账。孙老大这个人在外面喝酒时，如遇到熟人，有端着酒杯提着酒瓶子到处敬酒的习惯，他走到别人酒桌上，一番绕口令似的敬酒词后，自己就先干了一杯。孙老大这种酒风酒品，在酒肉江湖里赢得了不少夸赞美誉。喝酒之人，只要大家一提起孙老大，就感叹，老孙这人啊，酒品好，人品好。

有次孙老大喝高了，他提着酒瓶，摇摇晃晃着脚步走到馆子里的厨房里，他要给油烟腾腾中忙着炒菜的厨子们敬酒，孙老大说：“师傅们，你们做的菜很好吃啊，你们辛苦了！”一个胖厨子很受感动，端起一杯酒仰脖就吞下，胖子厨子说，他做菜这么多年，除了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有次吃喝高兴后到厨房来给他敬酒，就再也没第二个人了。

孙老大每逢喝酒兴起，就喜欢对人搂搂抱抱诉说人生。孙老大与熟人见面，还有一个拥抱的习惯。比如还在老远的地方，他见了熟人朋友，就大喊着名字扑过来，亲热地拥抱对方。我怀疑他患有拥抱症。

前年春节，万家灯火中，我与孙老大相约，在一家不打烊的小馆子里喝酒，刚见面，孙老大就热烈地拥抱我，他说，兄弟啊，这春节，我就约了你一个人喝酒。也是那天喝酒后，

孙老大从衣兜里摸出两张黑白照片，一个是他爸，一个是他妈。照片上，孙老大的爸神情忧虑，他妈面相慈爱。孙老大跟我说，他7岁时死了爸，13岁时没了妈，长兄如父又如母，他拉扯着3个弟妹成家，而今弟妹们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了，就他留在了本城。孙老大说，这过节啊，就特别想爸想妈，他爸生前也喜欢独自喝酒，每逢喝酒时，爸就抓一把炒胡豆塞给几个孩子说，一边吃去。那天酒后，孙老大对我说，他这种见到熟人朋友就要拥抱的习惯，或许是一种内心的饥渴，如果不拥抱，就感觉皮肤干燥痒痒。我终于懂得了孙老大的内心。那一次酒后分别，我主动拥抱了孙老大，很用力。

我还结识了一个爱好美食美酒的朋友老周。我与他已吃吃喝喝20多年了，今天我请他吃鸭，后天他请我吃鹅。而今老周还常常在网上搜索美食地图，苍蝇一样，不知疲倦地往散发甜味的地方爬去。老周喝酒，几乎每一次都要喝高，有一次，他喝高了，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家单位门前的石狮子，他凭着酒劲，一跃而起爬上石狮子，大声吆喝：“驾，驾，驾！”这个酒疯子老周啊，他幻觉中是把石狮子当作古代战马驱使狂奔。那天晚上，老周就趴在石狮上酣睡了一夜。

去年秋天，老周因为胆结石做了一个小手术，我到医院去看望他。老周一把抓住我，眼泪簌簌而落。老周说，这些年啊，和他喝酒的人去来来来，有时感到特孤独，心里仿佛有个黑洞。我问为啥？老周感叹说，到我这年龄了，最后拼的是好身体，他准备戒酒了，好好养生，争取像他老奶奶一样，活上一百岁。老周的老奶奶，前年春天在家里洗了一次澡后，就安然离世了。

而今，像老周这样戒酒的酒友们，已越来越多了。我们不在一起喝酒时，也会淡淡想念一下。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 斗灯

□陈培全

在重庆南川广袤的农村，有一种独特的民俗，每年正月十四夜“斗灯”。或独户、或院落、或数十家联合，在自己的屋前、田边、路旁、用蜡烛或沾满柴油的布放在竹筒内点亮。插在地上，星火点点，成串、成排、成片。成串的似闪耀的珍珠，成排的像指路的光芒，成片的照得山野通亮，蔚为壮观。

据传这样的习俗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天灾与人祸叠加，收成骤减，人们食不果腹。田地中的每粒粮食都贵如黄金。农户们就用正月十四晚点灯的方式祈福丰收。在点灯时还大声吼叫：“黄雀长过去，‘点灯’飞过来。”一般是有威望的人带头，其他人跟着齐喊。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又传来：“麻老鹰、麻老鹰，飞到我家多歇息，撵走黄雀和耗子，我们都会喜欢你。”这样各自叫阵，此起彼伏，震得山响，一遍遍在山野中回荡，给阴郁的生活增添一些热闹的气氛。

特别是稚童们，用饥肠辘辘的身躯，纯洁无邪的双眼，使

出浑身的力气来完成这个希望带来温饱的使命。黄雀是要与人争食的，所以都想它飞得远远的不要再来。“点灯”在南川的方言中就是蜻蜓。蜻蜓是吃害虫的，寓意多一些蜻蜓吃害虫，确保年丰。南川方言“耗子”是指老鼠，它同黄雀一样都吃粮食。麻老鹰是黄雀和老鼠的天敌，所以想用它保住口粮。总的都是祈愿其他动物不要与人类争食。

时光荏苒。户与户、社与社、河流两岸、山脚与山巅，你不让我我不输你。年复一年，形成了相互的比对。人们也把“点灯”慢慢地改叫成了“斗灯”。

顾今思昔，食物已不为人虑，斗灯也不全是祷告年丰。它已成一种人们丢不下的情结和忘不了的乡愁，更是心灵放飞寄托。现在的口语已变为：“三十的火，十四的灯，火烧门前纸，平安一辈子；大人做生意，娃儿捡狗屎。”他们将点灯看得与大年三十围在火炉旁团聚一样重要。十五过后，大人就要出门做生意，希望平安。娃儿在家捡狗屎也有进财之意。对阵的回复也变化道：“牛头王、牛头王，春耕时节要喂饱，秋天收成才会好，外出打工误不了，大人娃儿身体壮。”均没有了对钱口气，展现出的是人们自身的祝愿。

随着城乡结构的改变，农村人口的减少，斗灯范围没有了过去那么广泛，但在南川沿塘有的村还是延续了这样的习俗，规模比过去还大。正月十四，在外的总是拖娃带口回到乡里。不能回家的也会以各种方式解衣散钱，让人代劳点灯。这天，不论妇孺老幼，均会早早地吃过晚饭聚在一起。长者一声令下，他们即争先恐后去点亮地上的一盏盏明灯，让朝天的火焰驱走厄运，照亮各自的前程。田边地头的青草与庄稼，在红红的火苗映照下分外耀眼。想象中明天的阳光已塞进了虔诚满满的心间。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 与太白同行

□武辉夏

在直下三千尺的飞流下  
长啸，  
在月下影中  
与尔同醉。

花笺素纸，  
观花品酒，  
沧桑世态，  
备尝凉热。  
自由，潇洒，狂放，  
不屈己，不千人，  
仰天大笑出门去。  
舍去，舍去，舍去！  
仗剑三尺，  
红尘一骑，  
望尽天涯，  
诗旅人生。

怀抱古今，  
醉卧白云，  
巫山放歌，  
快意人生，  
每思欲退登蓬莱，  
望寰宇大定，海县清澄。

极目四海，  
顶摩青穹，  
梦游天姥，  
手弄海日。  
纵酒，交友，寻道，  
走遍天下好山好水。

试作庄子逍遥游，  
直上青云生羽翼。  
五岳辞锋，四溟胸臆。  
行歌蹶紫烟，文彩辉星斗，  
凌跨百代，  
笔捲盛唐一代诗，  
且听翰林龙吟鹤鸣。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噫吁嚱！

太白醉酒大写意，  
天地一人入祥云，  
天宝元年贺知章惊叹君为谪仙人！

噫吁嚱！

一首诗，一个时代。  
一首诗，一个春秋。  
一首诗，一个世界，  
一首诗，一个王国。

千古追随，千古追随，  
我欲与青莲居士李太白  
同歌，同醉，同行。  
同歌，同醉，同行。  
同歌！  
同醉！  
同行！

2024年元月三日(八十大寿)  
(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 重慶晨報《黃葛樹》副刊 征稿啟事

重慶晨報推出《黃葛樹》文史副刊，內容立足重慶本土、放眼全國，刊載歷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聞、考古發現、神話傳說、事件亲历、市井談資等人文地理紀實類稿件，歡迎賜稿。

來稿時請註明通訊地址、真實姓名、作者單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銀行卡號、提供銀行卡開戶行等。

文史類投稿郵箱：  
cqcb2023@sina.com  
故事類投稿郵箱：  
cqcbgsh@126.com

